

参加革命究竟为了什么

——思想杂谈——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参加革命究竟为了什么

—思想杂谈—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選編了批判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的雜文23篇。全書共分五輯：第一輯着重分析了參加革命的目的和動機，指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根本不同；第二輯揭露了個人主義的種種表現和危害性，並說明思想改造的重要；第三輯闡述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必須進行勞動鍛煉，並批判了對待勞動鍛煉的錯誤認識；第四輯批判了“先專後紅”等不正確看法以及我們應如何做一個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；最後一輯比較全面地分析了落後保守思想，告訴讀者應敢於幻想、勇於實踐，要有永遠向前看，始終向前比的英雄氣概。

這些雜文的特點是短小精悍，密切聯系知識分子的思想實際，分析批判也較深刻，具有強烈的說服力。

參加革命究竟爲了什麼

——思想雜談——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（天津總出版六號）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人民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12 字數49,990

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75,000—175,000

統一書號 3072.154

定價(5) 0.18元

统一书号: 3072·158

定 价: 0.18 元

目 录

参加革命究竟为了什么	林 洪(1)
上下和高低	苏 林(4)
君子坦荡荡, 小人常戚戚	譚 歌(7)
应该有无穷的动力	林 章(9)
决心、面子和其他	衛一清(15)
先痛而后快	一帆(18)
脑子里的所有制	阮延順(20)
个人主义与癌	張光年(22)
再谈个人主义与癌	張光年(26)
倒轉过来	若 波(30)
同一个下乡干部談話后	若 波(34)
談思想感情的变化	崔 蒙(39)
苦中有乐, 其乐无穷	曉 吾(42)
科学家和共产党员	岳 軍(45)
“紅”“專”种种	刘 起(47)
不紅的紅色	若 水(50)

“先專后紅”是行不通的.....甘惜分(54)

談藐視敌人和重視敌人.....健 之(60)

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.....众 音(64)

見“物”又見“人”.....吳傳啓(65)

敢于幻想.....傳 达(71)

目标在前方.....何 明(73)

向前比，朝前看.....馮若賜(74)

参加革命究竟为了什么

林 洪

紅軍老团長方和明同志解甲当农民，在过去的八年中克勤克儉地建設家乡的模范事迹，对于我們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对于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。这一事实引导我們深思的是一个人参加革命究竟为了什么：是为了替人民創造幸福的生活，把我們的国家建設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呢？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利，只知道追逐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物質享受呢？

共产党员具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，具有为共产主义事業而献身的偉大精神。他們生活在世界上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徹底鏟除人間的一切不合理的現象，为了从根本上改造人类社会，为了充分地發展生产力，从而使人人都过着富裕的、幸福的、文明的生活。因此，他們沒有个人的私念，而是时刻为这个崇高的理想所鼓舞着；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，他們可以忍受各种艰难困苦，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。正是因為他們具有这种人类最优良、最高尚的品質，所以他們能够把个人的利益严格地服从于集体的和国家的利益，能够坚决地服从工作的需要，并且总是在工作中出色地完成党交給他們的任务，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教育群众，把革命和建設的事業迅速地推向前进。

紅軍老团長方和明，就是具有这种最优良、最高尚的品

質的人。早在1929年，當我國的天空還滿布着陰雲的時候，他就獻身于共產主義的壯麗事業，就投身于革命的暴風雨之中。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內，他經受住了嚴酷的革命鬥爭的考驗，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，爬過雪山草地，吃過樹皮草根，在革命的戰場上身經百戰，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流過血，立過功，不愧為人民的英雄兒女。但是，特別值得人們崇敬的是，儘管方和明對黨和對人民有過這樣的貢獻，正如一些人所說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並且他自己也由一個普通的士兵變為紅軍的團長；然而他對黨和對人民沒有任何居功自傲的思想，他把自己作過的一切都看作共產黨員應該做的事情。他這樣對人說：“過去需要打仗，我就去打仗。現在需要勞動生產，我就回來耕田。”正是這種一心為黨、為人民和為革命的思想，使他在過去革命的戰場上是那樣地英勇頑強，為人民立下了功勳。也正是這種一心為黨、為人民和為革命的思想，在1949年全國解放以後，使他不願意去休養，“讓黨和國家白白养活自己”，而是毅然決然地背上一小卷行李，回到自己的家鄉去當農民。

一個經過長征的紅軍團長，回到自己的家鄉當農民，這是許多人不能理解的；但是對於共產黨人，就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地方。共產黨員既然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，既然懂得革命的目的是為了使人人穿好、吃好、住好，而在自己身體不適宜在部隊工作的时候，不當團長而去當農民，和鄉亲们一起建設家鄉，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。首先，他處處注意到人民的利益，集体的利益，按照他對人民所作過的貢獻，他可以得到必要的照顧；但是他拒絕了這樣的照顧，因為他

不願意增加人民的負擔，他要用自己的雙手來养活自己，能勞動多少就勞動多少。不僅這樣，在他的家庭發生不幸，生活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他也沒有伸手向政府要救濟，反而用打短工得來的錢買了公債。在他依靠自己和家人的辛勤勞動，去年有二百多元的現款收入以後，他又不是拿這筆錢來改善生活，而是首先拿出一百多元歸還貸款，因為他認為國家建設正需要錢，個人的生活緊一點和苦一點沒關係。其次方和明常對人說：“吃苦的時候要朝前看，看遠景；享福的時候要朝後看，別忘本。”正是這種豪邁的革命樂觀主義和堅定的革命意志，使方和明在八年中克服了生產和生活上的各種困難，而且在他的積極勞動之下，全鄉實現了農業合作化，大大地提高了生產力，使窮苦的農民兄弟也改善了生活。

在我們的黨內和革命隊伍中，有許多像方和明這樣的人。他們是黨的骨幹和國家的棟樑，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堅定的戰士。但是也應該看到，還有不少人特別是不少青年人，十分缺乏這種堅定的革命立場，十分缺乏一心為黨、為人民和為革命的思想品質和工作作風。他們口頭上也說是願意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，但是他們的主觀願望經不起客觀實際的考驗；一碰到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，他們總是過多地想到個人利益，過少地想集體利益，甚至一心為己，根本就沒有集體觀念和國家觀念。他們不是像方和明同志那樣，既能為“官”也能為民，而是只能為“官”不能為民；只能在大城市工作，不能到農村去工作；只能過享福的生活，不能過艱苦的生活。總之，他們還沒有為革命所溶化，還沒有把自己完全交給黨和人民。這就是問題的根本所

在。为要作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的战士，这些同志就应该下决心改造自己，徹底转变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場。

我們每个党员、干部，都应该从方和明同志的模范事迹中得到鼓舞，在已有的基础上繼續前进，把自己改造成为吃苦在前、享乐在后，国家第一、个人第二，既能为“官”，也能为民的优秀的革命战士。

上下和高低

苏 林

讀1958年1月6日中国青年报一版“紅軍团长当农民”一文以后，我的心激动着，久久不能平靜下来。

在我們生活中，有这样一种人，他們斤斤計較的是地位待遇的上下高低，他們职位只能上升不能下降，只可当“官”不肯为“民”，他們的待遇只能提高不能降低。

也还有另一种人，他們虽然不很計較物質待遇，却又热衷于“揚名”。当出名的願望达不到时，他們就会感到滿腹委屈，就会打退堂鼓。

在这些人的心目中，念念不忘的都是一个“我”字，他們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的“上”和“高”，在革命者的眼中看来，实在是低“下”的东西。

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摆脱了小“我”的束縛的人，他們的心目之中只有革命事業的利害，只有集体的利益。只要是对革命对集体有利的事，他們就積極地干，从不計較名譽地位

的上下高低，也毫不考慮別人會怎樣議論自己，他們是人類中最高尚的人。紅軍老團長方和明就是這樣的活生生的榜樣。

方和明是1929年入伍1930年入黨的老革命者，他當過紅軍團長，經過長征，爬過雪山，過過草地，受過許多艱難困苦。他作戰勇敢堅決，曾七次負傷，受過十三次獎勵。為革命，他獻出了人的一生的最寶貴的一段時間，也獻出了自己身體的健康。他是人民的功臣。在全國解放後，上級要他去休養，這原是十分應該的，但他卻拒絕了，只從組織上領來五百斤小米的安家費，背着一小卷行李，回鄉去當農民。那時候，他的家鄉還沒有實行土改，他只得向富農租地來種。他不僅要忍住傷疤的疼痛，靠辛勤勞動來养活自己，還要担起一家數口的生活重擔。從團長到佃農，從可以過舒適的休養生活到過吃菱角當飯、一年八九個月穿不上鞋的艱苦生活，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下降吧！但在方和明的身上，這種下降所帶來的，卻只是他那革命意志的更加昂揚向上。

在孜孜追求名譽的人們看來，把過去的光榮歷史擺出來，襯托自己今日過艱苦生活之難能，該是多麼好的炫耀自己“品質高尚”的機會。但方和明卻不齒於這樣，他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像一個普通人那樣勞動着。從不對人去講過去的光榮，當民政科長問他原在部隊里的職務時，他只是習慣地說：“老戰士嘛！”這決不是虛偽，而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自己的任務的最深刻的理解。工作的職務地位可以有上下高低之分，但任務却只有一個，那就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堅持不懈地戰鬥。

“革命幹部要能上能下，能高能低。”這句話我已聽過許久，對別人也講過多次了。但直到讀過方和明同志從當團長

到解甲为农的事迹后，我才更深刻地领会了这话的意义。

像方和明这样的人，在我们党里决不是仅有的。翻开1958年1月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，我们就可以读到久经战争考验、至今还满身伤痕的全胜仁同志，脱掉处长的毛哔叽中山装，穿起褪了色的蓝灰布衣，到荒山去开垦，用自己当处长时一尘不染的双手养猪、拾粪、烧茶……的动人事迹。在1957年9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上，我们还可读到与方和明的情况很相似的老杨云的事迹。正因为我们的党有着这样全心全意献身革命、毫不计较个人利益的真正革命者，我们的事业才能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全人类最高的理想才能变成现实。

1939年12月21日纪念白求恩时，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话：“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从这点出发，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；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

愿我们每个青年都认真读读毛主席的这一段话，认真读读“红军团长当农民”这一篇文章，用它们当作镜子，照一照自己的心灵，把可耻的个人主义的杂质清扫掉！

君子坦蕩蕩，小人常戚戚

譚 歌

1957年12月31日，中国青年报發表了一篇題为“徐老新年前夕談幸福”的新聞通訊。徐老說了这末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“在長征途中有一次我問董老，为什么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还那样快乐？董老回答的很好：因为我們有远大的前途。”

由徐老這句話，使我想起“君子坦蕩蕩，小人常戚戚”这句成語来。

革命者，社会主义建設的战士，他們考虑的是集体、是“大我”，没有什么个人的得失和个人的恩怨。因此，他們胸怀博大，真是“坦蕩蕩”的君子。

或者有人会說：“当一个人餓着肚子喝西北風的時候，总不見得坦蕩蕩吧？同志，你是不是在提倡唯心主义？”

不，不能这么說。为了別人和集体的幸福，个人喝西北風，少数人喝西北風完全是值得的，也是愉快的。

你有过这样的心情嗎？当自己的亲人——長輩、战友、孩子、爱人生病而非常痛苦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种想法：如果生病是可以代替的話，那么，这病最好生在我的身上，以免自己的亲人遭受折磨。或者当自己看到一出好戏，或吃到一种稀有的东西，也常常想到最好是自己的亲人也能享受，不，宁可自己牺牲而讓自己的亲人能够享受到。人們并不是不知

道生病是一种痛苦；也并不是不知道牺牲难得的飽眼福、飽口福的机会是一件憾事。但，那种为亲人承担痛苦的心情，希望亲人独享，分享幸福的心情，与其說是痛苦，到不如說是甜蜜。

可惜，这里所說的为了亲人的“大我”，比起純粹为自己、为个人的“小我”来，固然是大了一些的。但大得有限。用列宁的話來說，还是屬於“近亲”的範圍，如果由此前进，把範圍扩大到“远亲”，扩大到为千千万万素不相識的工人、农民、全国人口、世界人口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，而不計較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，那么，这样的人就必然能够心無杂念，永远是坦蕩蕩的君子。二万五千里長征，前有敌人，后有追兵，雪山草地的自然环境的困难，也决非常人所能想像，然而，徐老是快乐的，董老是快乐的，所有的紅軍战士都是快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同志所操心的是千百万人民的幸福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，他們不但不把心思用在計較个人的得失問題上，相反，他們乐于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兴旺貢獻出一切，甚至是最宝贵的生命。所以，一个坦蕩、愉快、乐观的人，必然是个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人。

現在，我們再来談一点“小人常戚戚”。

提倡“一本書”主义的丁玲，就說自己是“剛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”；为自己“所謂八品文官”的丧失而咬牙切齿。仇恨党的徐懋庸，說自己滿身都是“苦悶”。这自然是他們的一种策略手腕，把自己描写成弱者，借以博取別人的同情，但其中还有进一步的意义，那就是：也多少反映了他們資產阶

級个人主义的眞实思想。

为所謂“八品文官”的喪失，可以苦悶。有了所謂“八品文官”就不苦悶了嗎？这些充滿剝削享乐思想的人們，欲望是無止境的，有了名，还要利，名是越大越好，利是越多越好。稍不如意，苦悶就随之而来，怨天尤人，埋怨党的組織不了解自己，滿怀委屈情緒，甚至于發展到与党对立的地步。

地主階級分子、資产階級分子住的是高樓大厦；吃的是山珍海味；穿的是綾罗綢緞……該可以心情愉快，坦蕩蕩了吧？其实不然，他們一方面要为更多更殘酷的剝削別人而操心，另一方面，他們彼此之間，也是尔欺我詐，勾心斗角。讓我們看一看“子夜”這本書里的主人翁吳荪甫，他在盤算如何破坏和鎮压工人运动的同时，还要和赵伯韜以及其它同类，明爭暗斗、互相傾軋，他們永远是錢袋、名譽、地位的奴隶。他們的私欲是永远也填不滿的，因此，也就只好永远在“戚戚”中度日。

我們要力求自己成为坦蕩蕩的君子，莫作心地狹窄而常戚戚的小人。

應該有無窮的动力

林 韋

听說有一种“动力眞空論”出現在一部分青年学生中。意思是个人主义的上进心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受到了批判，而集体主义的上进心还没有树立起来，所以干什么也“沒勁”，說

是“动力不足”。

清华有一个学生名叫何正，他曾經積極参加党課學習，積極申請入党，積極完成党所布置的社会工作，表現得很好。但是，党組織不能仅仅因为他一时“積極”就吸收他，还需要考察一下他的思想意識，政治觉悟等等。一个眞想革命和入党的有觉悟的青年，当然不会反对党的考察。可是何正却在这个期間很快就暴露出自己并不是眞有什么觉悟，眞想为党和人民做点什么，而是为了寻找一个“向上爬的阶梯”，想借入党来掠取“要职”。一看到有人后申請而先被接受入党了，他就像皮球泄了气，糝了：党課不想学了，思想不檢查了，对革命的社会活动兴趣不高了，并且开始罵党“偏心”，“对人有成見”。以后發展到到处宣傳“社会主义制度有問題”，“馬列主义不一定是眞理”，“不排斥用其他方式达到国家富强”，“党把人的前途克死了”，等等。著名的“先專后紅”哲学和“动力眞空論”，他都是重要的創始人。

何正本人的問題，我們不去談他。我只想談一下到哪里找动力，用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、激励自己上进的問題，因为这問題是有一般意义的。

在旧时代，在私有社会里，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剝削与被剝削、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。国家不为人民謀，人民只好自己为自己謀。不然就活不下去。所以，利己主义就是合法的，正当的，不受社会輿論責备的。春秋末年有一个名叫楊朱的哲学家，甚至公开倡导“拔一毛利天下不为”的極端利己主义。那时候，推动人們孜孜不倦地經營这个那个的动力，在小民來說是“为求温飽”，在統治階級和接近統治階級的人

們來說則是“升官發財”。

不过，就是在旧时代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别的类型的人。有的。与那个“拔一毛利天下不为”的楊朱同时代，就有一个“摩頂放踵，利天下为之”的墨翟。他的哲学和楊朱的哲学針鋒相对：只要对天下人有利，自己忍受怎样的痛苦也可以。再往前追溯，还可以找到治水的大禹。他豁出个人生命跟当时“泛濫于天下”的洪水苦苦搏斗十来年，三过家門而不入。这种一般人达不到的坚忍和对事業的热忱，显然是有另外一种东西作动力的。小时候讀陆放翁詩，有“但願諸賢集廊庙，書生穷死胜候封”之句。我时常想，古人能够为国事而完全不計較个人得失，甘心忍受貧穷以至“穷死”，我們难道可以不如古人么？

对于这些可敬的人物來說，生活和斗争的动力是什么呢？显然不是个人的温饱 and 升官發財的欲念，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全体人民生死苦乐的無限关怀。由于历史的限制，他們不能像共产党給与人民的那样多。但他們代表着一种偉大的傳統，他們的名字在历史上是光輝燦爛的。

在共产党領導人民大革命的时代，我国历史上这种偉大傳統空前地發揚光大，成为千百万普通人民的行为标准。共产党人在敌人絞刑架下面不改色地热烈講演共产主义学說，引吭高歌；在战场上慷慨地用自己的死換取同志的生，換取战斗的胜利。这种崇高的道德品質和英雄形象，感动和教育了亿万人民，使他們奋起加入自求解放的革命行列。

千百万英雄烈士用头顱热血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。我們的国家把数亿人民的智慧和